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特别的拼图游戏。没人知道最终的图案或是有多少pieces。游戏一旦开始，there’s no way back.

唯一的线索是盒子上的三个单词，Who Am I.

第一块拼图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身边。小学前，我是个特立独行、自我中心的孩子。 幼儿园要求男生留平头，我却执意扎马，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头发，那该多无聊啊！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玩打仗，我却一个人在一旁搭积木，我情愿享受孤独，也不愿扎堆做不感兴趣的事。5岁那年，一天，父母去上班，我和新保姆在家。她说你怎么能把草画成蓝色的呢，得改成“正确”的绿色，说了几次，我充耳不闻。于是她在我的铅笔画擦了个干干净净。至今我都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瞬间被委屈的愤怒淹没——“她逼我和别人一样！” 认为受到了巨大伤害的我最后大哭着报了警。这件事后来成了每年家庭聚会都会被提起的笑话。

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妈妈突然告诉我外公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曾给我讲故事、接送我上下幼儿园、陪我打乒乓球、下象棋的老人只能迷茫地看着我，反复地问我是谁。第一次看望外公的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外公站在家门口，手里提着个竹笼，里面传来蝈蝈嘹亮的叫声。外公满面笑容地招呼放学的我来看看这个新鲜玩意儿。然而当我兴奋地跑到外公面前的时候，他却收起了笑容，空洞迷茫爬上了脸，竹笼也瞬间没了踪影，只听见外公一遍遍惊慌地问着“你是谁？” 我从哭泣中醒来，陷入深深的悲伤。既是因为被遗忘的失落，更是想到外公将终日活在恐惧和焦虑中。我第一次发现我以为只是玩伴和零食来源的外公对我来说比我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而我也意识到留给我和外公相处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这之后直到外公去世之前，我每周都去看望他两次，像他曾经对待我那样，给他念唐诗、唱儿歌，翻看我们的合影，甚至从头教他数数。同时，我也渐渐体会到妈妈和舅舅照料外公的不易，开始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主动陪这些被青春期的我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的大人聊天。如果说年幼的我懵懂地获得了第一块代表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拼图 piece， 那么照料外公的日子让我 discover 了 the second piece，新的图案上我是家庭的一员，我从家庭获得爱，同时用爱回馈家庭。

第三块拼图，似乎从我认识第一个小朋友开始，就一直安静地躺在角落里，只是图案一直若隐若现，看不真切，直到高一我参加建模大赛的时候才真正揭开面纱。因为是单人报名，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已经有三个人的小组，而我最擅长的数学模拟任务也已经派给了别人，留给我的只有我很少接触的计算机模拟。为了不耽误小组的进步，我立刻调整情绪，开始学习 MATLAB，同时将其余队员完成的部分规划进行程序模拟。然而在模拟过程中，我发现其他组员给出的“并道时候车流的变化方程式”是不准确的，因为没有给出并道时的速度变化程式。我立刻报告并给出了合理的模型规划，得到了老师和组员的认可。老师提出由我出任队长，这意味着我可以接受我最感兴趣的数学模拟，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调度、领导团队的能力。但就在我跃跃欲试的时候，我看到了队长脸上的失落。他同样擅长数学模拟，这个错误也只是一个知识点的失误造成的，并且他已经和组员磨合了半个月，配合日渐默契。出任队长固然会让我出尽风头，成为焦点，但却会伤害队长的感情，让对内气氛变得尴尬，甚至有可能造成恶性竞争，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依赖团队合作的项目无疑会是一个打击。现在的我，不是平时那个台上闪光的演讲者，不是在山中畅快骑行的独行侠，不是骄傲地把草地都涂成蓝色的小画家，我，是团队的一部分，做好自己的工作，让团队能够呈现一个满意的作品才是目标。我拒绝了老师的美意，只专心完成自己的计算机模拟部分。最终，我们获得了一等奖， 当队长在欢呼声中向我伸出手，看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的时候，我比过去获得任何荣誉时都要兴奋。因为规则，奖状上没有我的名字，但它却会永远待在我卧室墙壁最显眼的地方。通过这件事，我才真正看清这块模糊的拼图 piece，where我，走出自己的天地和家庭的庇护，成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团体中的一员，建模队、篮球队、班级、学校……我不再时刻想着独领风骚，虽然依旧拼尽全力，施展才能，但在自我实现之外，我开始学会了为身边的人着想，为团队的和谐妥协。

三块拼图，没有一块能够完全代表答案，但又缺一不可。未来还有多少块，最终会拼出什么，我一无所知。而现在，如果被录取，我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可能找到一块新的 piece，让我的拼图变得更完整一些：cultural shock 的新奇和转向，独立生活的辛苦和自由，学习的压力和充实，结交新朋友的兴奋和满足，追求职业发展的挫折和成功……光是想到这些，就令我手心出汗。我无比盼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去探寻大洋彼岸的那些属于我的拼图，虽然不知终点在哪里，但光是能开始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就已经令我心满意足。